社戲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鴨的喜劇

社戲
作者：魯迅
1922年10月
最初發表於1922年12月

本作品收錄於《吶喊》和《小说月报/13卷/12期》

版本信息

我在倒數上去的二十年中，只看過兩回中國戲，前十年是絕不看，因爲沒有看戲的意思和機會，那兩回全在後十年，然而都沒有看出什麼來就走了。

第一回是民國元年我初到北京的時候，當時一個朋友對我說，北京戲最好，你不去見見世面麼？我想，看戲是有味的，而況在北京呢。于是都興致勃勃的跑到什麼園，戲文已經開場了，在外面也早聽到鼕鼕地響。我們挨進門，幾個紅的綠的在我的眼前一閃爍，便又看見戲臺下滿是許多頭，再定神四面看，卻見中間也還有幾個空座，擠過去要坐時，又有人對我發議論，我因爲耳朵已經喤喤的響着了，用了心，纔聽到他是說『有人，不行！』

我們退到後面，一個辮子很光的卻來領我們到了側面，指出一個地位來。這所謂地位者，原來是一條長凳，然而他那坐板比我的上腿要狹到四分之三，他的脚比我的下腿要長過三分之二。我先是沒有爬上去的勇氣，接着便聯想到私刑拷打的刑具，不由的毛骨悚一作「聳」然的走出了。

走了許多路，忽聽得我的朋友的聲音道，『究竟怎的？』我回過臉去，原來他也被我帶出來了。他很詫異的說，『怎麼總是走，不答應？』我說，『朋友，對不起，我耳朵只在鼕鼕喤喤的響，並沒有聽到你的話。』

後來我每一想到，便很以爲奇怪，似乎這戲太不好，——否則便是我近來在戲臺下不適于生存了。

第二回忘記了那一年，總之是募集湖北水災捐而譚叫天還沒有死。捐法是兩元錢買一張戲票，可以到第一舞臺去看戲，扮演的多是名角，其一就是小叫天。我買了一張票，本是對于勸募人聊以塞責的，然而似乎又有好事家乘機對我說了些叫天不可不看的大法要了。我于是忘了前幾年的鼕鼕喤喤之災，竟到第一舞臺去了，但大約一半也因爲重價購來的寶票，總得使用了纔舒服。我打聽得叫天出臺是遲的，而第一舞臺卻是新式構造，用不着爭座位，便放了心，延宕到九點鐘纔出去，誰料照例，人都滿了，連立足也難，我只得擠在遠處的人叢中看一個老旦在臺上唱。那老旦嘴邊插着兩個點火的紙捻子，旁邊有一個鬼卒，我費盡思量，纔疑心他或者是目連的母親，因爲後來又出來了一個和尚。然而我又不知道那名角是誰，就去問擠小在我的左邊的一位胖紳士。他很看不起似的斜瞥了我一眼，說道，『龔雲甫！』我深愧淺陋而且粗疏，臉上一熱，同時腦裏也製出了決不再問的定章，于是看小旦唱，看花旦唱，看老生唱，看不知什麼角色唱，看一大班人亂打，看兩三個人互打，從九點多到十點，從十點到十一點，從十一點到十一點半，從十一點半到十二點，——然而叫天竟還沒有來。

我向來沒有這樣忍耐的等候過什麼事物，而況這身邊的胖紳士的吁吁的喘氣，這臺上的鼕鼕喤喤的敲打，紅紅綠綠的晃蕩，加之以十二點，忽而使我省悟到在這里不適于生存了。我同時便機械的擰轉身子，用力往外只一擠，覺得背後便已滿滿的，大約那彈性的胖紳士早在我的空處胖開了他的右半身了。我後無回路，自然擠而又擠，終于出了大門。街上除了專等看客的車輛之外，幾乎沒有什麼行人了，大門口卻還有十幾個人昂着頭看戲目，別有一堆人站着並不看什麼，我想，他們大概是看散戲之後出來的女人們的，而叫天卻還沒有來……

然而夜氣很清爽，眞所謂『沁人心脾』，我在北京遇着這樣的好空氣，彷彿這是第一遭了。

這一夜，就是我對于中國戲告了別的一夜，此後再沒有想到他，即使一作「即便」偶而經過戲園，我們也漠不相關，精神上早已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了。

但是前幾天，我忽在無意之中看到一本日本文的書，可惜忘記了書名和著者，總之是關于中國戲的。其中有一篇，大意彷彿說，中國戲是大敲，大叫，大跳，使看客頭昏腦眩，很不適于劇場，但若在野外散漫的所在，遠遠的看起來，他自有他的風致。我當時覺有一作「覺得」這正是說了在我意中而未曾想到的話，因爲我確記得在野外看過很好的好戲，到北京以後的連進兩回戲園去，也許還是受了那時的影響哩。可惜我不知道怎麼一來，竟將書名忘卻了。

至于我看那好戲的時候，卻實在已經是『遠哉遙遙』的了，其時恐怕我還不過十一二歲。我們魯鎮的習慣，本來是凡有出嫁的女兒，倘自己還未當家，夏間便大抵回到母家去消夏。那時我的祖母雖然還康健，但母親也已分擔了些家務，所以夏期便不能多日的歸省了，只得在掃墓完畢之後，抽空去住幾天，這時我便每年跟了我的母親住在外祖母的家裏。那地方叫平橋村，是一個離海邊不遠，極偏僻的，臨河的小村莊；住戶不滿三十家，是種田，打魚，只有一家很小的雜貨店。但在我是樂土：因爲我在這里不但得到優待，又可以免唸『秩秩斯干幽幽南山』了。

和我一同玩的是許多小朋友，因爲有了遠客，他們也都從父母那里得了減少工作的許可，伴我來游戲，在小村裏，一家的客，幾乎也就是公共的。我們年紀都相仿，但論起行輩來，卻至少是叔子，有幾個還是太公，因爲他們合村都同姓，是本家。然而我們是朋友，即使偶而吵鬧起來，打了太公，一村的老老小小，也決沒有一個會想出『犯上』這兩個字來，而他們也百分之九十九不識字。

我們每天的事情大概是掘蚯蚓，掘來穿在銅絲做的小鉤上，伏在河沿上去釣蝦。蝦是水世界裏的獃子，決不憚用了自己的兩個鉗捧着鉤尖送到嘴裏去的，所以不半天便可以釣到一大碗。這蝦照例是歸我喫的。其次便是一同去放牛，但或者因爲高等動物了的緣故罷，黃牛、水牛都欺生，敢于欺侮我，因此我也總不敢走近身，只好遠遠地跟着，站着。這時候，小朋友們便不再原諒我會讀『秩秩斯干』，卻全都嘲笑起來了。

至于我在那里所第一盼望的，卻在到趙莊去看戲。趙莊是離平橋村五里的較大的村莊；平橋村太小，自己演不起戲，每年總付給趙莊多少錢，算作合做的。當時我並不想到他們爲什麼年年要演戲。現在想，那或者是春賽，是社戲了。

就在我十一二歲時候的這一年，這日期也看看等到了。不料這一年眞可惜，在早上就叫不到船。平橋村只有一隻早出晚歸的航船是大船，決沒有留用的道理。其餘的都是小船，不合用；央人到鄰村去問，也沒有，早都給別人定下了。外祖母很氣惱，怪家裏的人不早定，絮叨起來。母親便寬慰伊，說我們魯鎮的戲比小村裏的好得多，一定看幾回，今天就算了。只有我急得要哭，母親卻竭力的囑咐我，說萬不能裝模裝樣，怕又招外祖母生氣，又不准和別人一同去，說是怕外祖母要擔心。

總之，是完了。到下午，我的朋友都去了，戲已經開場了，我似乎聽到鑼鼓的聲音，而且知道他們在戲臺下買豆漿喝。

這一天我不釣蝦，東西也少喫。母親很爲難，沒有法子想。到晚飯時候，外祖母也終于覺察了，並且說我應當不高興，他們太怠慢，是待客的禮數裏從來所沒有的。喫飯之後，看過戲的少年們也都聚攏來了，高高興興的來講戲。只有我不開口；他們都歎息而且表同情。忽然間，一個最聰明的雙喜大悟似的提議了，他說，『大船？八叔的航船不是回來了麼？』十幾個別的少年也大悟，立刻攛掇起來，說可以坐了這航船和我一同去。我高興了。然而外祖母又怕都是孩子們，不可靠；母親又說是若叫大人一同去，他們白天全有工作，要他熬夜，是不合情理的。在這遲疑之中，雙喜可又看出底細來了，便又大聲的說道，『我寫包票！船又大；迅哥兒向來不亂跑；我們又都是識水性的！』

誠然！這十多個少年，委實沒有一個不會鳧水的，而且兩三個還是弄潮的好手。

外祖母和母親也相信，便不再駁回，都微笑了。我們立刻一鬨的出了門。

我的很重的心忽而輕鬆了，身體也似乎舒展到說不出的大。一出門，便望見月下的平橋內泊着一隻白篷的航船，大家跳下船，雙喜拔前篙，阿發拔後篙，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艙中，較大的聚在船尾。母親送出來吩咐『要小心』的時候，我們已經點開船，在橋石上一磕，退後幾尺，卽又上前出了橋。于是架起兩枝櫓，一枝兩人，一里一換，有說笑的，有嚷的，夾着潺潺的船頭激水的聲音，在左右都是碧綠的豆麥田地的河流中，飛一般徑向趙莊前進了。

兩岸的豆麥和河底的水草所發散出來的清香，夾雜在水氣中撲面的吹來；月色便朦朧一作「蒙朧」在這水氣裏。淡黑的起伏的連山，彷彿是踴躍的鐵的獸脊似的，都遠遠地向

船尾跑去了，但我卻還以爲船慢。他們換了四回手，漸望見依稀的趙莊，而且似乎聽到歌吹了，還有幾點火，料想便是戲臺，但或者也許是漁火。

那聲音大概是橫笛，宛轉，悠揚，使我的心也沈靜，然而又自失起來，覺得要和他瀰散在含着豆麥蘊藻之香的夜氣裏。

那火接近了，果然是漁火；我纔記得先前望見的也不是趙莊。那是正對船頭的一叢松柏林，我去年也曾經去游玩過，還看見破的石馬倒在地下，一個石羊蹲在草裏呢。過了那林，船便彎進了叉港，于是趙莊便眞在眼前了。

最惹眼的是屹立在莊外臨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戲臺，模胡在遠處的月夜中，和空間幾乎分不出界限，我疑心畫上見過的仙境，就在這里出現了。這時船走得更快，不多時，在臺上顯出人物來，紅紅綠綠的動，近臺的河裏一望烏黑的是看戲的人家的船篷。

『近臺沒有什麼空了，我們遠遠的看罷。』阿發說。

這時船慢了，不久就到，果然近不得臺旁，大家只能下了篙，比那正對戲臺的神棚還要遠。其實我們這白篷的航船，本也不願意和烏篷的船在一處，而況並沒有空地呢……

在停船的忽忙中，看見臺上有一個黑的長鬍子的背上插着四張旗，捏着長槍，和一羣赤膊的人正打仗。雙喜說，那就是有名的鐵頭老生，能連翻八十四個筋斗，他日裏親自數過的。

我們便都擠在船頭上看打仗，但那鐵頭老生卻又並不翻筋斗，只有幾個赤膊的人翻，翻了一陣，都進去了，接着走出一個小旦來，咿咿呀呀的唱，雙喜說，『晚上看客少，鐵頭老生也懈了，誰肯顯本領給白地看呢？』我相信這話對，因爲其時臺下已經不很有人，鄉下人爲了明天的工作，熬不得夜，早都睡覺去了，疏疏朗朗的站着的不過是幾十個本村和鄰村的閑漢。烏篷船裏的那些土財主的家眷固然在，然而他們也不在乎看戲，多半是專到戲臺下來喫糕餅、水果和瓜子的。所以簡直可以算白地。

然而我的意思卻也並不在乎看翻筋斗。我最願意看的是一個人蒙了白布，兩手在頭上捧着一支棒似的蛇頭的蛇精，其次是套了黃布衣跳老虎。但是等了許多時都不見，小旦雖然進去了，立刻又出來了一個很老的小生。我有些疲倦了，託桂生買豆漿去。他去了一

刻，回來說，『沒有。賣豆漿的聾子也回去了。日裏倒有，我還喝了兩碗呢。現在去舀一瓢水來給你喝罷。』

我不喝水，支撐着仍然看，也說不出見了些什麽，只覺得戲子的臉都漸漸的有些稀奇了，那五官漸不明顯，似乎融成一片的再沒有什麽高低。年紀小的幾個多打呵欠了，大的也各管自己談話。忽而一個紅衫的小丑被綁在臺柱子上，給一個花白鬍子的用馬鞭打起來了，大家纔又振作精神的笑着看。在這一夜裏，我以爲這實在要算是最好的一折。

然而老旦終于出臺了。老旦本來是我所最怕的東西，尤其是怕他坐下了唱。這時候，看見大家也都很掃興，纔知道他們的意見是和我一致的。那老旦當初還只是踱來踱去的唱，後來竟在中間的一把交椅上坐下了。我很擔心；雙喜他們卻就破口喃喃的罵。我忍耐的等着，許多工夫，只見那老旦將手一擡，我以爲就要站起來了。不料他卻又慢慢的放下在原地方，仍舊唱。全船裏幾個人不住的吁氣，其餘的也打起呵欠來。雙喜終于熬不住了，說道，怕他會唱到天明一作「明天」還不完，還是我們走的好罷。大家立刻都贊成，和開船時候一樣踴躍，三四人徑奔船尾，拔了篙，點退幾丈，回轉船頭，架起櫓，罵着老旦，又向那松柏林前進了。

月還沒有落，彷彿看戲也並不很久似的，而一離趙莊，月光又顯得格外的皎潔。回望戲臺在燈火光中，卻又如初來未到時候一般，又漂渺得像一座仙山樓閣，滿被紅霞罩着了，吹得耳邊來的又是橫笛，很悠揚；我疑心老旦已經進去了，但也不好意思說再回去看。

不多久，松柏林早在船後了，船行也並不慢，但周圍的黑暗只是濃，可知已經到了深夜。他們一面議論着戲子，或罵，或笑，一面加緊的搖船。這一次船頭的激水聲更其響亮了，那航船，就像一條大白魚背着一羣孩子在浪花裏躍，連夜漁的幾個老漁父，也停了艇子看着喝采起來。

離平橋村還有一里模樣。船行卻慢了，搖船的都說很疲乏，因爲太用力。而且許久沒有東西喫。這回想出來的是桂生，說是羅漢豆正旺相，柴火又現成，我們可以偷一點來煮喫的。大家都贊成，立刻近岸停了船；岸上的田裏，烏油油的便都是結實的羅漢豆。

『阿阿，阿發，這邊是你家的，這邊是老六一家的，我們偷那一邊的呢？』雙喜先跳下去了，在岸上說。

我們也都跳上岸。阿發一面跳，一面說道，『且慢，讓我來看一看罷。』他于是往來的摸了一回，直起身來說道，『偷我們的罷，我們的大得多呢。』一聲答應，大家便散開在阿發家的豆田裏，各摘了一大捧，拋入船艙中。雙喜以爲再多偷，倘給阿發的娘知道是要哭罵的，于是各人便到六一公公的田裏又各偷了一大捧。

我們中間幾個年長的仍然慢慢的搖着船，幾個到後艙去生火，年幼的和我都剝豆。不久豆熟了，便任憑航船浮在水面上，都圍起來用手撮着喫。喫完豆，又開船，一面洗器具，豆莢豆殼全拋在河水裏，什麼痕跡也沒有了。雙喜所慮的是用了八公公船上的鹽和柴，這老頭子很細心，一定要知道，會罵的。然而大家議論之後，歸結是不怕。他如果罵，我們便要他歸還去年在岸邊拾去的一枝枯柏樹，而且當面叫他『八癩子』。

『都回來了！那裏回錯。我原說過寫包票的！』雙喜在船頭上忽而大聲的說。

我向船頭一望，前面已經是平橋，橋脚上站着一個人，卻是我的母親，雙喜便是對伊說着話。我走出前艙去，船也就進了平橋了，停了船，我們紛紛都上岸。母親頗有些生氣，說是過了三更了，怎麼回來得這樣遲，但也就高興了，笑着邀大家去喫炒米。

大家都說已經喫了點心，又渴睡，不如及早睡的好，各自回去了。

第二天，我向午纔起來，並沒有聽到什麼關係八公公鹽柴事件的糾葛，下午仍然去釣蝦。

『雙喜，你們這般小鬼，昨天偷了我的豆了罷？又不肯好好的摘，踏壞了不少。』我擡頭看時，是六一公公掉着小船，賣了豆回來了，船肚裏還有賸下的一堆豆。

『是的。我們請客。我們當初還不要你的呢。你看，你把我的蝦嚇跑了！』雙喜說。

六一公公看見我，便停了楫，笑道，『請客？——這是應該的。』于是對我說，『迅哥兒，昨天的戲可好麼？』

我點一點頭，說道，『好。』

『豆可中喫呢？』

我又點一點頭，說道，『很好。』

不料六一公公竟非常感激起來，將大拇指一翹，得意的說道：『這真是大市鎮裏出來的讀過書的人纔識貨！我的豆種是粒粒挑選過的，鄉下人不識好歹，還說我的豆比不上別人的呢。我今天也要送些給我們的姑奶奶嘗嘗去……』他于是打着楫子過去了。

待到母親叫我回去喫晚飯的時候，桌上便有一大碗煮熟了的羅漢豆，就是六一公公送給母親和我喫的。聽說他還對母親極口誇獎我，說『小小年紀便有見識，將來一定要中狀元。姑奶奶，你的福氣是可以寫包票的了。』但我喫了豆，卻並沒有昨夜的豆那麼好。

真的，一直到現在，我實在再沒有喫到那夜似的好豆，——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戲了。

（一九二二年十月。）

1996年1月1日，这部作品在原著作國家或地區屬於公有領域，之前在美國從未出版，其作者1936年逝世，在美國以及版權期限是作者終身加80年以下的國家以及地区，屬於公有領域。

这部作品也可能在本國本地版權期限更長，但對外國外地作品應用較短期限規則的國家以及地区，屬於公有領域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

本作品現時在兩岸因著作權保護期屆滿而屬於公有領域。根據2020年第三次修正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第二十三條第二款（司法管轄區為中國大陸，不包括香港和澳門）和中華民國《著作權法》第三十三條（目前司法管轄區為臺澎金馬地區），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的作品，在首次發表50年後，或者自創作完成起50年內未發表，即進入公有領域。其他適用作品則在作者死亡後50年進入公有領域。

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释义》（2001年修正版），法人作品應滿足三點要求：（1）由法人（或其他組織，以下簡稱「法人」）主持創作，而非工作人員自發進行；（2）創作思想及表達方式體現法人意志；（3）由法人負責，而非執筆者。（詳情）

鲁迅《社戲》最初发表于1922年12月《小说月报》第13卷第12期。《鲁迅全集》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于1938年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